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国际关系评论

主编 朱瀛泉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2001

 南京大学出版社

727

754.5
761

2001

国际关系评论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编辑委员会

顾问 洪银兴 张永桃

主编 朱瀛泉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计秋枫 卢明华 朱瀛泉

严 强 张凤阳 洪邨生

蔡佳禾



A0976038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关系评论: 2001/朱瀛泉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1

ISBN 7-305-03771-0

I. 国... II. 朱... III. 国际关系—研究—2001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8022 号

书 名 国际关系评论(2001)
主 编 朱瀛泉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303347
网 址 <http://www.njupress.com>
电子函件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印刷八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5.875 字 数 412 千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SBN 7-305-03771-0/D·446
定 价 29.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国际关系评论(2001)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目 次

国际论坛

- NMD:不安全的单边主义核安全战略 洪邮生(1)
关于中国多边外交的几点思考 蔡佳禾(10)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国际形势研讨会 重要发言摘要

- 当前国际形势的几个问题 夏道生(27)
关于亚太经济合作问题 陈鲁直(34)

国际史研究

◆欧洲国际关系◆

- 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及其影响 计秋枫(39)
论慕尼黑会议后的苏德关系及其走向(1938.10~
1939.3) 陈 晖(54)

◆美国对外关系◆

美国与冷战

- 杜勒斯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争论(1954~1959) 石 斌(74)
-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柏林危机的反应 吴征宇(106)
- 1961至1962年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西德的关系
..... 刘得手(125)

◆中东国际关系◆

- 英国与法、以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的军事勾结与
矛盾 杨冬燕(150)
- 犹太人院外集团与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
中东政策 程晓燕(173)

◆亚太国际关系◆

- 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
..... 戴超武(198)
- 美英中荷对日联合阵线的形成 霍训根(227)
- 论1949年尼赫鲁访问美国及其失败的原因
..... 王 琛(243)
- 肯尼迪政府与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 陈文兵(268)

1999~2000 年度国际形势研究报告

- 科索沃危机之后的美俄关系 颜公理(288)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view

Vol. II

2001

CONTENTS

FORUM ON INTERNATIONAL ISSUES

- NMD: An Insecure Unilateralist Strategy of Nuclear Security
Hong Yousheng /1
- Some Thoughts on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Cai Jiahe /10

- Summary of Key Speeches in the Inaugural Conference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Xia Daosheng /27
- On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Pacific-Asia
Chen Luzhi /34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EUROPE

- Italian City-State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s
Ji Qiufeng /39
- USSR-German Relations after the Munich
Chen Hui /54

THE UNITED STATES

- U. S. and the Cold War*
- John F. Dulles' Approach to the Strategy of Massive Retaliation:

美日同盟的强化以及现实思考	潘国政(313)
欧元启动、东扩和“防务欧洲”	
——欧盟建设的发展	郑飞北(344)
艰难曲折的中东和平进程	孙健(365)

全球化与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思考	
.....	张敏(396)
反思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	
——国家、市场还是两者?	李滨(411)

史学与理论

关于英国外交的文化分析	朱瀛泉(434)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创始人——E. H. 卡尔	
.....	冯梁(445)
基辛格外交思想的哲学基础	龚洪烈(455)
英国外交史家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	
.....	约翰·埃德温·法格撰
	朱瀛泉译(479)

An Analysis in the light of Controversies within the U. S. Government	
<i>Shi Bin</i>	/174
The Response of the Eisenhower's Administration to the Berlin Crisis	
<i>Wu Zhengyu</i>	/106
Relations between U. S. and West Germany during the Berlin Crisis of 1961~1962	
<i>Liu Deshou</i>	/125

MIDDLE EAST

Military Collabora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Britain and France-Israel during the Second Middle East War	
<i>Yang Dongyan</i>	/150
"Judaic Lobby" and the U. S. Middle East Policies in 1970's and 1980's	
<i>Cheng Xiaoyan</i>	/173

THE ASIA- PACIFIC

Chinese Nuclear Developmen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i>Dai Chaowu</i>	/198
Formation of the ABCD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i>Huo Xungen</i>	/227
On P. J. Nehru's Visit to U. S. in 1949 and Its Failure	
<i>Wang Chen</i>	/243
Kennedy'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eneva Conference on the Lao Issue	
<i>Chen Wenbin</i>	/268

1999-2000 ANNUAL REPORTS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U. S. - Russian Relations after the Kosovo Crisis	
<i>Yan Gongli</i>	/288
Ponderations ove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U. S.-Japanese Alliance	
<i>Pan Guozheng</i>	/313
Euro, Eastward Expansion, and the CFSP: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EU	
<i>Zheng Feibei</i>	/344
Developments and Prospects of the Peace Process in the Middle East	

Sun Jian /365

GLOBALIZATION AND THE ECONOMIC SECURITY

Reflections on the Economic Security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Globalization

Zhang Ming /396

Rethinking on the Roots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State, or Market, or Both?

Li Bin /411

HISTORIOGRAPHY AND THEORY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for British Diplomacy

Zhu Yingquan /434

E.H.Carr: Founder of the Realism School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Feng Liang /445

Kissinger's Philosophy of Diplomatic Thoughts

Gong Honglie /455

Sir Charles Webster: A Historian's Historian

John Edwin Fagg tr. by *Zhu Yingquan* /479

sponsored b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MD:不安全的单边主义 核安全战略

洪邮生

自 1999 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导弹防御(NMD)法》、授权美国总统开发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来,国际核秩序的前途成为人们严重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单方面的举动、尤其新上台的共和党布什政府坚持部署 NMD 的政治意愿既引起大多数其他国家政府的忧虑和反对,也招致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普遍怀疑:美国在以牺牲全球核战略平衡为代价来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如果美国的 NMD 真的得以部署,现存的国际核秩序势将遭到严重破坏、国际安全环境大为恶化,而美国本身必然会更安全吗?

现行核秩序是战后核武器技术发展、冷战和人类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二战结束时美国首先拥有并使用了核武器,但很快苏联原子弹的试爆成功结束了美国的核垄断。随着冷战的形成和加剧,为了取得核优势美苏竞相发展它们的核力量,包括运载工具在内的核技术日趋成熟,而与此同时它的大规模毁灭性作用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恐惧。为了防止核战争的爆发,60 年代、尤其 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以后美苏开始建构某种核秩序,它的基本内容包括:在美苏核恐怖平衡的基础上控制它们已有的核武器和寻求防止核武器技术的扩散而增加新的核恐怖。

结果,冷战时期形成的核秩序包括两根支柱,一根是核威慑平衡制度,另一根是防止核扩散制度。核威慑平衡制度的核心是美

苏 1972 年 5 月签署的莫斯科《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 简称《反导条约》)。该条约规定,美苏双方只能各自设置两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一个在各自的首都附近,另一个在各自的某一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场附近;它还规定各自的每一反弹道导弹发射场所拥有的拦截导弹数量限制在 100 枚以内,并禁止在各自所允许的两个发射场之外设置与反弹道导弹有关的雷达系统。实际上,通过排除各方建设全国性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维持了相互针对对方的核报复能力。此外,条约还禁止双方开发和部署“未来的”反弹道导弹武器。^①简言之,看似矛盾的是,美苏通过各自使对方拥有针对自己的核报复能力、即“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平衡机制而维持了自己的安全,只是在此基础上,美苏才同时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和有可能进行以后相关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美苏《反导条约》的意义不仅如此,它也使包括中国、英国和法国等拥有核力量的国家能够利用最低数量的核武器威慑对手,从而减轻了它们扩大自己核武库的压力,防止了核军备竞赛的扩大和恶性发展。

就防止核扩散制度而言,1970 年生效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又称《核不扩散条约》)是其核心,它规定:核国家保证不直接或间接地把核武器转让给非核国家,不援助非核国家制造核武器;非核国家保证不制造核武器,亦不寻求或接受核国家直接或间接的核武器转让以及制造核武器方面的援助;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参加该条约的无核国家的一切核活动实行监督。实际上,该条约承认了五个核大国拥有核武器的某种合法性,而参加条约的非核国家将永久放弃这种权利,它们获得的回报是:(1)得到核国家的帮助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能力;(2)核国家将不使用核武器进

^① Ronald E. Powaski, *March to Armagedd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uclear Arms Race, 193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87, p. 142.

攻或强制它们,除非它们与核国家结盟;(3)核国家承诺致力于结束核军备竞赛、追求完全核裁军,即最终完全销毁自己的核武器。^①因此,核国家拥有核武器的合法性是暂时的。

总之,60~70年代建构的核秩序依赖于它的两根支柱,这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核威慑制度创造了美苏以及它们与其他核国家的战略平衡,这种平衡的稳定依靠核国家恪守条约义务和核不扩散制度的有效性;反过来,核不扩散制度的维持以核威慑制度的存在为前提,看似矛盾的是,核裁军和最终全部销毁核武器同样也要以后者的存在为前提。

战后冷战的结束已经十年多了,当冷战的大多数遗产因不合时宜被人们逐渐淡忘或摒弃时,国际核战略平衡却因其特殊的性质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视为维持国际核秩序的基础。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核武器在国际政治中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在上述核秩序的框架之内,美俄削减战略武器达成第二阶段协定;通过全面核禁试条约(CTBT)和禁止可裂变物质外流条约(FMCT),核弹头的升级和核原料的扩散受到了限制;通过化学武器条约(CWC)与生物和有毒武器条约(BTWC),全球性禁止拥有和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机制化,旨在防止以这类武器替代核武器。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170个《核不扩散条约》成员国的1995年4~5月纽约会议将该条约的有效期从最初的25年扩大到无限期。全球核军备控制似乎进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新阶段。

然而到了新世纪之交,作为现存核秩序基础的国际战略平衡受到了严重威胁。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跨过了“核门槛”,先后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但是,这种发展“尚不足以动摇全球秩序”,

^① William Walker, "Nuclear Order and Dis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76:4 (2000), p. 708.

核秩序的不稳定“主要源于美国态度和政策的变化”^①。先是1998年12月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全面核禁试条约,继而1999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NMD法案。尽管克林顿政府宣布暂不部署NMD,但是2001年初继任的布什政府显示了突破《反导条约》、坚持部署NMD的强烈意愿。美国副总统切尼扬言,尽管NMD计划遭到世界各国的怀疑和反对,但是“我认为美国要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不应由其他国家来决定。”^②2001年5月1日布什总统在美国国防大学所作的演讲中宣布,美国要突破1972年美苏《反导条约》,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扩大到全球导弹防御系统;随后美国军方提出要在2004年前建立一个初步的NMD系统。^③

美国缘何在NMD问题上采取如此强硬的单边主义的立场?美国政府一直公开渲染的理由是:亚洲的一些“无赖国家”,如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已经拥有自己的导弹和制造核武器或化学、生物武器的潜在能力;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非理性的,用布什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利用所拥有的少数导弹,“把恐怖行动和勒索当成家常便饭”^④。“无赖国家”的导弹使美国有关的海外军事基地成为“阿喀琉斯之踵”,对付它们的办法是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而修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必然导致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⑤,何况1998年朝鲜试射远程导弹已经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美国焉能坐视不管?

美国的意图如果仅仅是保护自己、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倒

① FRUS, p. 713.

② 引自伊铭:“美导弹防御系统势在必行”,《联合早报》电子版2001年2月7日。

③ 见新华网2001年5月2、3日新闻

④ 引自“废除反弹道导弹,布什宣布着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联合早报》电子版2001年5月3日。

⑤ Paul Bracken, “The Second Nuclear Age,” *Foreign Affairs*, 79:1 (2000), pp. 154~155.

另有一说,它会“哪管春夏与秋冬”吗?事实是恰恰相反,美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矛,现在又想拥有世界上最坚固的盾,目的是把它们作为冷战后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工具。

对此,美国领导人的言论是坦率的,他们一贯声称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现任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去年大选期间以共和党外交政策谋士身份发表过一篇题为“促进国家利益”的文章,其中谈到,与它的任何竞争对手相比,美国现在仍然享有军事和技术上的优势,而新政府应该致力于建设 21 世纪的军事力量而不应将其建筑在冷战结构的基础上;“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是安全的,因为美国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唯一保障”^①。那么,谁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呢?令人饶有兴趣的是赖斯提到了中国,按照她的看法,“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它在“台湾和南中国海”的重大利益问题尚未解决,因而是一个想“改变亚洲均势以利于自己”的国家。赖斯认为,美国应该“遏制中国的力量和安全野心。(与中国的)合作应该追求,但当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决不要惧怕与北京对抗。”^②众所周知,与中国相比,无论常规力量还是核力量美国都拥有优势,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中国威胁论”却像幽灵一样在美国朝野徘徊。美国三所主要军事学府的专家声称,“在未来 10 年里中国而不是俄国或任何无赖国家的核武器政策将最可能引起美国的关注”^③;当然,更为引人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2001 年 5 月初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直言不讳的言论,他公然将所谓中国增加导弹数量与美

① Condoleezza Rice,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79:1 (2000), pp. 50 ~ 51.

② *FRUS*, pp. 56 ~ 57.

③ Brad Roberts, et al, “China: the Forgotten Nuclear Power,” *Foreign Affairs*, 79:4 (2000), p. 53.

国推行 NMD 计划的必要性联系起来^①。中国唐家璇外长严正指出,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一意孤行发展 NMD,“它的背后究竟是何居心?是真的为了防范少数几个‘问题国家’,还是为了在军事上更强地压倒其他大国?”^②

实际上,甚至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并不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指出“亚洲的民族主义更多地是针对亚洲国家之近邻而不是美国,美国与亚洲之间的距离仍然是一个缓冲,……”^③只有图谋建构单极世界的美国全球霸权主义无理和非法干预的才会引火烧身。这里的问题是,美国部署 NMD 能给自己带来更安全、甚至绝对安全吗?

首先,美国认为以《反导条约》为基础的现有国际战略平衡已经过时,这完全是美国一家的观点。部署 NMD 有违《反导条约》,但美国政府认为该条约是解决冷战时期美国的核安全问题,当时美国受到的是来自苏联的数千枚导弹的威胁,而现在威胁来自“无赖国家”,因而《反导条约》已不合时宜,如布什总统在上述演讲中所称,它“禁止美国探索保护自己和盟国免遭别国威胁的途径,……”简言之,在美国看来,由于冷战后美国受到新的威胁,因而改变了冷战中形成的核威慑平衡,所以修改《反导条约》和部署 NMD 势在必行。美国政府的逻辑似乎是简单的,然而,除了美国自己,直至目前这种解释还没有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明确接受,它们不认为冷战后美国受到的所谓新威胁已经足以改变冷战时期形成的核秩序,相反,美国单方面的行动引起了各国严重的不安。作为《反导条约》的另一签字国,俄国政府一直旗帜鲜明地反

① 见“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布什宣布着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联合早报》电子版,2001年5月3日。

② “唐家璇质疑美国 NMD 真正动机”,见《联合早报》电子版,2001年4月1日。

③ Paul Bracken, op. cit., p. 156.

对改变现有的国际战略平衡。俄国总统普京 2001 年 3 月 5 日表示,《反导条约》是重要的国际条约和协议的中心,如果这个中心不存在了,那么整个国际条约体系也就瓦解了。针对 5 月 1 日布什总统的演讲,普京强调,任何加强世界安全的努力都应遵循的原则之一是不应该单方面破坏现存的国际安全体系,而 6 月 1 日俄国的“天军”——航天部队的正式建立则被普遍看作是对美国可能的单方面部署全球立体导弹防御系统的一个反应。同样,美国的盟国也严重关注 NMD 计划对现存国际战略平衡的可能破坏,它们或公开反对美国部署 NMD,如法国和 2001 年上半年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或对布什总统的演讲内容反应十分谨慎,如西欧国家普遍如此,甚至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也表示该问题“高度敏感”,要小心处理,这些国家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毕竟不同于美国。无论核国家或无核国家对美国 NMD 计划不同程度的不认同,说明了它们仍非常重视现存国际战略的平衡和稳定的特殊意义,将其看作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现行国际核秩序有其国际法上的合法性,显然,美国的 NMD 计划是对这种合法性的严重挑战;而美国的决定采取的是单边的方式,英国学者认为,“华盛顿明显缺乏关注所尝试建立的秩序的政治合法性”。^①

从现行核秩序来看,国际战略平衡是美俄核力量的平衡,也是美国与其他核国家的核力量之间某种意义上的平衡。美国试图单方面突破《反导条约》部署 NMD 客观上自然意味着它在谋求对其他核国家的核优势,尽管它声称它的计划不是针对它们的。人们的共识是,战略平衡被破坏的结果势必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布什总统在前述演说中称,美国将单方面削减核武器,“以体现冷战时代结束的现实”,似乎想告诉人们美国部署 NMD 不会影响到世界核裁军的进程。然而,如前所述,核裁军的前提是基于“相互确保

^① William Walker, op. cit., p. 720.

摧毁”的战略平衡,当这种机制不复存在,无论美国如何削减自己的核武器,其他核国家都不会感到更安全,除非美国完全销毁自己的进攻性核武器。美国以自己的更安全战略造成其他核国家的更不安全,后者岂能无动于衷?因此,已有的核裁军努力将前功尽弃(俄国早就警告美国,如果美国单方面部署 NMD,俄国必将采取相应措施,对第一、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修改,包括对有关重型导弹和分弹头导弹条款的修改,重新制造中短程导弹等^①;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核力量会有多大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愿的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题”^②),新的核军备竞赛势所难免,而世界上没有永远攻破不了的城池,美国又岂能获得更安全?

美国意欲突破《反导条约》部署 NMD,不仅会导致国际战略平衡的破坏和核国家新的军备竞赛,而且同样严重的是,它将削弱国际核不扩散制度,引发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进一步扩散,从而从根本上动摇国际核秩序的支柱。诚然,冷战后出现了一些影响国际核秩序稳定的因素,但是解决的办法应通过维护和加强现行的核秩序而不是削弱甚至瓦解它来寻求,2000 年 4—5 月《核不扩散条约》成员国纽约会议所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便反映了各国政府对维护现行国际核秩序稳定的渴望和信心。^③如前所述,有效的核不扩散制度的前提是国际核威慑的平衡。如果说有人违反国际核不扩散制度是不合法的话,那么美国的 NMD 计划以破坏国际战略平衡来应对前者不仅性质同焉,而且后果更为恶劣,况且对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现有的削弱尚未严重到已经破坏了国际核秩序的这根支柱,而且不是不可控制的,而美国单方面突破《反导条约》却是

① 见“俄罗斯再次警告美国不要退出反导条约”,新华网 2001 年 3 月 1 日

② Brad Roberts, et al., op. cit., p. 57.

③ 见 William Walker, op. cit., p. 719—722.